

幸福的“出逃”

□李洋江



不久前的一个晚上，接到了武汉朋友陈君的电话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已从上海出发，踏上了赴南极的长途旅程，他将此称为幸福的“出逃”。

接完这个电话，我失眠了。关于与陈君的交往以及我自己也曾有过的一次幸福的“出逃”经历，一下子浮出了记忆的海面……

记得是很多年前的某一天，我结束了在西安的旅游，准备坐飞机回宁波。在候机楼里，我看到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，他也在打量我，四目相对，彼此露出了礼貌的微笑。他索性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，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。

陈君告诉我，他跟我一样，也曾当过兵，从部队复员回家后艰苦创业，打拼出了一方小天地。他说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要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因此不管怎么忙碌，学会了冷不防瞅准一个机会，悄悄地出行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个月。他管这叫幸福的“出逃”……

其实，从骨子里讲，我何尝不是像陈君这样的人？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是从小就有的志向。我最大的愿望是，有一天，我背上行囊，浪迹天涯，像古代的独行侠，做今天的徐霞客，去他乡怀念故乡。

我也曾经有过一次独特的经历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41年，但是，我至今仍然怀念当初的举动——

那是1984年的春节前夕，我刚从部队退伍到新单位上班不久。当过年的气氛日益浓郁，人们忙着置办年货时，我的心头却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渴望—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独自去过一个特别的年。

我的这个想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。可是，我内心已经拿定了主意，一定要成行。我问自己，去哪里好呢？我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目标。那就去火车站寻找目的地吧。

在火车站售票处的列车运营图上，我看到了武夷山这个名字，它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对自己说，就去武夷山吧。

农历的大年廿九，我登上了赴武夷山的火车，车到武夷山下的小城邵武，已经是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多。一下火车，就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陌生。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斜，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气温很低，天空中不时飘落着片片雪花。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，偶尔的一两声爆竹炸响过后，



飘过来一股硝烟的味道。此时此刻，一种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苍凉感从心头浮起，这也正是读过的唐代边塞诗带给我的感觉。突然切身地意识到，现在，我就是一个大涯沦落人了，一种酸楚味顿时布满鼻腔。

但是，此刻的我顾不上感伤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赶紧寻找今晚住宿的旅馆。可是，走了几条街，都没有发现还在营业的旅馆。难道今晚我要露宿街头了吗？这样的时刻，内心不免有点紧张了。我极力安慰自己要镇定。

最后，在街头很偏僻的一角，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才一间门面的私人旅馆，也已经关门了。但是我发现里面亮着灯，于是敲开了门。当我表示要住宿时，年近六十的房东张开了吃惊的嘴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登记了一下我的工作证，然后给了我一间客房的钥匙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爆竹声开始热闹起来。我坐在简陋的床边，望着窗外发愣。这个时候，我对自己的举动感到怀疑了。我这是怎么啦？好好的家里不呆，为什么要来这样的地方孤零零地过年？此刻，全家人已经开始吃年夜饭了吧？父母亲也一定在思念我的吧？我不在家里，这个年他们一定过不好了。想到这里，心里突然一酸，突然很渴望家的温暖，向往亲人团聚的幸福。

此刻特别想回家去，而且是马上就走，我要跟我的亲人在一起。

可是，走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！理智告诉我：正视现实！现实是不能想走就可以走的，现实是挎包里还有一个火车上没有吃尽的小面包，尽管已经发硬了。正准备掏出来拿它当年夜饭时，房门被轻轻地叩响了，善良朴实的房东走了进来，请我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。

这是我这辈子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一顿年夜饭。房东夫妇和他们两个比我略大的儿子陪着我，吃着十几个带着福建风味的菜肴，喝着房东自酿的米酒。军人生活练就的适应性和豪爽，让房东一家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。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喝了多少米酒，只知道后来自己带一点醉意了，感到特别兴奋，一种温暖感遍布全身……

吃完年夜饭，大家一起守岁，围着一个大火盆，喝武夷山大红袍，剥花生、嗑瓜子，我和他们聊天，学说当地话。

我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1984年的农历新年。我带着一身的温暖，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却久久不能入睡。

在除旧迎新的那一刻，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突然体会到了亲情的宝贵，生活的美好，人间的温暖，追求的重要……也许，这正是我冥冥之中选择在这样的时候，来这样的地方的真正意义所在吧……

大年初一的清晨，我被一阵猛然而至的爆竹声吵醒，拉开窗帘，看见太阳像一个血红的火球，天气出奇地好。

要离开这个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了，心里居然生发出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。谢过热情善良的房东一家人，我独自坐车上武夷山。接着又坐空空荡荡的火车，经过一天多的行程，大年初三的傍晚回到了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为自己这样的举动而庆幸：这个春节，我不但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切，还见识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，体验到了人间的美好与真情。

此后，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像一道道无影的绳子，捆住了我向往自由的双腿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内心依然渴望着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做着幸福的“出逃”美梦。所以，此后的几十年中，我总会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，悄悄地安顿好家人的生活，然后抽时间，冷不丁地“出逃”几天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“私奔”，也不做详尽的攻略，只给自己定一个大致出行目标，然后背一个双肩包，装着一架相机一本书，悄然出发。

我既可以在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镇旧村待上几天，作“沉浸式”的体验，从而深度体察它们的历史肌理，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，印证书中读到过的人文故事；我也能践行“特种兵”式的旅行方式，不拘泥于原先计划，喜欢求变求新，以求得“出逃”的效益最大化。

我自己的感悟是：这样的“出逃”，是给自己找一个反观自我、调整心情、释放压力、清空重负的契机，相当于给心灵加注了一升润滑剂。同时，这样的“出逃”，能让自己见识更大的世界，增加更多的阅历，提振面对各种挑战的勇气，体验到一种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幸福感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样的“出逃”，其实是一种“突围”，能突破封锁自己心灵的桎梏。而朋友陈君的举动，更是在鼓励着我——心有多远，脚步就能有多远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幸福的“出逃”，永远找得着理由。

这不，我现在正在筹划，趁着自己还不算太老，趁着自己条件允许，也要去南极玩一次，即使登不上极地，也要把脚印留在乌斯怀亚这个地球最南端的城市上。